

如果爱情与你擦肩而过，你是选择遥望还是奋起直追？



一见钟情

BEGINNER'S
GREEK

[美] 詹姆士·柯林斯◎著

任立竹 师 瑜◎译

《新编剑桥高级希腊语》(1-4册) 希腊语学习指南(1-4册) 希腊语语法(1-4册)



一见钟情

BEGINNER'S
GREEK

《新编剑桥高级希腊语》(1-4册)

《希腊语学习指南》(1-4册)

《希腊语语法》(1-4册)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一见钟情

BEGINNER'S GREEK

[美] 詹姆士·柯林斯◎著

任立竹 师 瑜◎译

出 版 人 魏 出
著 者 詹 著
译 者 任 译
自 文 史 著
社 址 社
国 国 中 行 安 强 出
市 京 北 址 址
(010) 番 番

址 网
籍 籍 千 串
编 印
印 温
印 登
本 开
本 印
水 水
号 号
份 份

 **中国画报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美) 詹姆士·柯林斯 (著) 任立竹 师 瑜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见钟情 / (美) 柯林斯著; 任立竹, 师瑜译.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80220-557-4

I. 一… II. ①柯…②任…③师…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1650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7417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08 by Fourth Estate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Publishers

77-85 Fulham Palace Road, London W6 8JB

www.4thestate.co.uk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08 by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Visit our authors' blog: www.fifthestate.co.uk

Copyright © James Collins 2008

书 名 一见钟情

出 版 人 田 辉

作 者 詹姆士·柯林斯 (美)

译 者 任立竹 师 瑜

责任编辑 史文良

编辑助理 张 桐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政编码 100048

电 话 (010) 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010) 68469781 (发行部)
(010) 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 <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 cpqh1985@126.com

印 刷 中青印刷厂

监 印 敖 晔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80mm 1/32

印 张 12.5

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0-557-4

定 价 2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弗吉尼亚·德恩斯·多纳尔森

译者序：行走在路边看风景

一天，接到一个编辑朋友的电话，说是有一本原版美国小说很不错，让我好好看看。有日子没看书了，便饶有兴致地答应了她。朋友很仗义，特意跑到公司给我送过来。

那段时间，工作显有的一种不忙不闲的状态，于是书看得很快，利用一点上下班途中的空档就把它读完了。

“怎么样？什么感觉？”我打电话给朋友告诉她书看完时，她这样问我。

“有点回味，有点喜悦，有点伤感……这么说你能接受吧？”

“没问题，但是得给点评价。”

“很真实，也很亲切，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我想每个人都能从这本书里找到自己。”

“真的吗？”朋友电话里的声音有点激动。

“嗯，我能感觉到，特别平实，虽然是西方的生活，但有些思维状态和我们非常像。哎，对了，你怎么研究起这些来了？”我突然有点迷糊了，这才想到问问她原因。

“这个，呵呵，”朋友那边有点支吾，“这本书的版权我们买了，现在需要一个翻译。”

我立马觉得风声不对，“翻译？你是说你们想做中文版？”

“对，其实吧，这本书里描写的一些人物生活与你的经历挺像的，我曾听你说过你的那些朋友，所以吧，我觉得你肯定能做好。怎么样？是不是特想充实一下自己的业余生活？”

语塞，“我哪儿还有什么业余生活呀，我现在有多忙你又不是不知道。”朋友的信任让我感动，但是工作的劳碌让我不敢近前。

“你有工作和生活的双重经验，而且，对这本书的感觉很到位，最起码和我们的主旨完全搭调……”朋友一个劲儿地给我戴高帽子，置我所提出的困境而不顾。

“好吧，如果时间不是特别急的话，咱们可以商量商量怎么做。”我妥协了，盛情难却之余是自己对这本书的感觉，没错，就是朋友说的那种“到位”，不能不承认，第一遍看得很粗糙，但是却有一种深入了解它的渴望。

这就是中文版《一见钟情》的缘起。

书的内容每看犹新，这是我最喜欢它的地方。而每每翻着它的纸页，就像是一个旅人，一边行走，一边欣赏着沿途的风景。

这风景从主人公彼德的幻想延展出去，直到一点点逼近现实，虽然，有那么一段时间，这种幻想越是离近现实越是显得遥远，但心中的那份期待却一直没有改变，在这种偶然的等待中，我们看到了真、善、美，享受着希望与追求，同时，也有人性的参差不齐，因为善良与美好的侧面不无例外地隐藏着狡诈与欺骗，值得一悦的是，作者最终向我们每个人开了一玩笑，在笑声中，那些令人不耻的行为和品格得到了它们应有的报应。

另外，从这本书里，你所能看到的是自己在梦中，在现实，在童年以及长大后曾经幻想和经历的风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或多或少是美丽的。书中没有那么多发人深省或者引人捧腹大笑的内容，直至读到最后一页，那感觉就像穿梭于空间的各个层面，偶尔像是聆听着某个好友向你倾心畅谈自己的心事秘密，又仿若对着自己喃喃低语着万千思绪。故事简单而朴实，而你我却总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

子。童话般的美好期待，生活中的曲折现实，在感叹命运弄人的同时，却庆幸依然坚信着奶奶从小就告诉我们的真理：毒苹果终究不能毒害美丽的白雪公主。它让我们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原来每个人都在经历着这样或那样的开心与不开心，但是只要坚持，美好迟早都会降临。

这本书像面镜子，透过它，你看到的是普通的西方人的生活。这其中有着与我们相似的情感和生活，也体现着不同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但不妨碍我们感受它所带给我们的愉悦。它还是一本小小的西方生活宝典，那些盛行于西方的最普通的生活习俗，在其中也偶有呈现，而这也是这旅途沿路的亮点。

翻译这种工作，有时是很乏味的，因为理解和表达是两回事，再加上自己的主观思想偶尔还会与白纸黑字产生碰撞，便难免有浮躁执拗的情绪产生。还好自己曾在国外学习生活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对西方人的言行举止、音容笑貌，甚至思维模式都有了相当的感知，回国后，一直在做中外文化交流工作，因而对书中的章节情景颇感熟悉，工作起来还算是苦乐参半。但还是要特别隆重地感谢一下给我无限支持的小笨和超仔同学，感谢你们陪我反复地咬文嚼字、分章析句，制造这一路风景。

谢谢阅读本书的读者朋友，希望自己的努力能换来你们的一份愉悦，另外，由于自己水平有限，错误疏漏之处还请朋友们批评指正。

这一路的风景，偶尔熟悉，偶尔陌生，带着欣赏、带着向往开始你的行程吧，祝旅途愉快！

任立竹

2009-5-5

引言

彼德·罗素登上了飞机。

长久以来，彼德一直幻想着能在某次航程中遇到一个漂亮的女孩与他比肩而坐，然后，他们将同时得到爱神丘比特的眷顾。这一次，彼德依旧满怀期待，只不过，这份期待比以往来得要坚定得多，他坚信这次一定会遇到那个女孩。虽然，他自己比谁都清楚，这种坚定的预感早已经不知道出现了多少次。飞机将由纽约起飞前往拉斯维加斯。沿着机舱过道，彼德向自己的座位走去。他很实际地分析了一下，按照常理，这样一个长途之旅的确更有可能发生那种一直幻想着的浪漫，因为他欣喜地发现，靠他自己这边的座位是一排两座的，简直就是天意，这种座位安排甚至已经为他们接下来可能发展的亲密关系提供了相当便利的条件。

彼德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时，旁边的座位还是空的，于是他任自己沉浸在美好的设想中。放好外套、公文包和笔记本电脑，彼德侧身坐进了邻近窗户的位子。摊开手中的文件，眼睛却不由自主地飘向右手边——那个于他而言，蕴含着无限可能的空位子。安全带两端呆呆地散落在座椅上，对于它们，扣紧谁的腰身似乎没有任何区别。彼德低头看了眼自己手中的文件，潦草的灰色笔迹混杂着红色注释，抽象

的内容让人联想到日落时的云团。这不由得让彼德想起过去的一段回忆，他记起，有一次在学校吃饭时听到好朋友发表的一段言论，那段言论让大家印象深刻，内容的起源是他曾参与的一个热门英语研讨小组——大概是讲缺席是如何意味出席的。最后他得出结论“所以我觉得我不应该为自己旷课太多而过于忧虑。”大家一哄而笑。此时的彼德不得不承认，他旁边空着的宝座最特别之处也正是其缺席的状态。

一个身穿米色T恤和夹克衫的男人走到彼德这排座位时停了下来。这个人个子不高，看起来像东欧人，还留着小胡子。他看了下自己的登机牌，又抬头对了下座位号，然后回身继续寻找自己的位子。

“幸好不是他”，彼德暗忖，稍微松了口气。每一个坐在他旁边的人都可能出乎意料地影响或改变他的生活。比如，那个穿过过道的男人，那个有着一张酷似哈巴狗脸庞的佩戴黄金领带夹的人，说不定就是水牛城布法罗市某个冶炼公司的大老板，他很可能为彼德的生活带来一抹阳光，说不定儿他会邀请他出任副总裁，然后，彼德欣然应允并搬家到布法罗，在那儿他可能会发现那里的人们比他想象的要复杂，不自觉地，丑恶就会像常春藤在古老的建筑物上一样蔓延开来。再然后，他可能会和一个在纽约工作过两三年，但是更喜欢生活在郊外、并且父母亲切富裕的布法罗女孩结婚。他和她将居住在一个宽敞的维多利亚式的大房子里，院内有几棵高大的古树，夏天的时候叶子可以长到水果盘那么大……

彼德任思绪乱飞一通之后又回到了现实。大多数乘客都已经登机，彼德心里不免稍微颤动了一下。但是，有些事情，他坚信，将会发生。是的——肯定会——一个年轻的小姐将坐在他旁边，不仅年轻，而且非常美丽和友善，然后他们将会近距离地坐在只属于他们两人的相邻的位子上谈话，就像一个豆荚中的两粒豆子，在远离地面的

高空翱翔。当他们着陆那一刻，所有事情都将变得肯定和清晰。无尽的快乐，还有，美妙的爱情！很自然地，彼德对这个女孩投入了很多想象。他幻想她除了美丽和友善之外，还有聪明、风趣等等。总之，那将会是个完美的女孩。彼德自己也觉得期望得有点多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当两个真实的人生活在真实的环境中难免会有瑕疵。是不是纤维的特色就在于那交错的无规律的粗纺呢？是的，但是他可不想和纤维谈恋爱。他渴望和一个年轻的，美丽、友善、聪明、风趣并且……好吧，如果她也爱他的话，那么只要美丽和友善就足够了。

彼德从窗户向外望去，一辆大车正通过一个厚重的管带给机身加油。大体而言，彼德是个乐天的家伙。他才二十出头，仪表堂堂，开阔的脸庞、淡棕色的眼睛，浅棕色的头发自然垂落到前额；一米八左右的身高，强壮的中等身材。他基本上很喜欢自己的工作，而且做得也不错；他有很多朋友；他是个很好的运动健将；他有一个相对开心的童年。唯独爱情这档子事儿，截至目前，还不尽如人意。他曾经和喜欢的、不喜欢的女孩都交往过，但是所有的交往都无论如何也没能让他真真切切地找到他所期望的那种感觉。彼德是个害羞的人，因此，即使他工作很出色，打曲棍球时也往往会使对手措手不及，但还是常常退缩在一个女孩吸引他之前，这使得他寻找那个梦寐以求的女儿的梦想变得尤其困难。还有，他不是个冷血动物，他不能像他那些朋友，尤其是他最好的朋友那样用那种一成不变的把戏追求女孩子，然后再无情地抛弃她们，某种程度上说，彼德这种“与众不同”的特质是让人同情的，因为如果从征服事物的角度来看，这更像是他的劣势。

彼德看到机务人员开始撤出那些油管，然后他意识到旁边有个女性出现了。会是那个特别的“她”吗？彼德转过头，确实看到了一个

女性——一个戴着黑色假发套的大约70来岁的老太太。她有两条眉笔画出的曲线眉毛和一张红色口红勾画出的大大的小丑似的圆形的嘴。当她与彼德四目相交时，她的假睫毛让彼德想起了产于南欧的塔兰图拉毒蛛密密麻麻的腿。“我的天啊！”彼德内心惊叹。

“这是几排？”老太太问彼德。他告诉了她。她看了下自己的登机牌然后扬起手，“哎呀，没有我的排啊！根本就没我的排号！他们把这个排号给我简直就是个笑话。他们肯定把这排忽略过去了，我上了一架少了一排座位的飞机。如果我儿子来看我的话，我一定要避免矛盾激发。不，不，媳妇——媳妇会在飞机上脱水。脱水，你知道吗——水？”她盯着彼德，“你结婚了吗？”彼德摇头。“找个好女孩结婚。”她又说。停了会儿，老太太确认彼德接受了这条建议之后才转身向机舱前走去。

机舱的过道上已经看不到任何人了。乘务人员走过来合上乘客头顶上方的行李储藏箱。发动机也在此时发出声响，飞机随时可能关闭登机门，机舱内的屏幕也随时都有可能下拉并播放安全演示录像。彼德瞟了一眼旁边空着的座位，之前的躁动与兴奋正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难以名状的失望。他看了眼座位上的安全带，两条冷漠的带子没有环抱任何人。此时关于缺席的推断就只是缺席了。现在他知道谁将坐在他旁边了，答案是：没有人。

彼德叹了口气，耸了耸肩，紧接着，一阵莫名的郁闷迎头而来。他把报纸摊开，让自己的整个头部埋入报纸中。文章内容看起来还蛮有趣的：人们正在努力减少造船以防范海岸线结构被破坏，就像威尼斯那样。几分钟过后，彼德听到有急促的脚步声向他这边赶来，并且他注意到，是那种年轻人的、轻盈的脚步声，更像是个年轻的女士。当声响到他旁边的时候停止了。彼德感觉那声音开始在附近徘徊，但是他

无法看清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他的头仍陷在报纸里。于是他假装若无其事地将报纸合起来，向右瞟了一眼，正好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士正将她的手提行李举过头顶。就在她抬起胳膊的瞬间，不小心露出了健康的、小麦色的、优美的腹部曲线。彼德的心不禁颤了一下。但他屏住呼吸，试图努力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报纸上：在新南部，镇中心持续发展。

年轻女子在彼德旁边坐了下来。彼德竭尽所能地装作若无其事地环顾机舱，却不忘趁机观察她。她看起来和自己年龄相仿，一头泛红的金色长发自然垂落到双肩。上身是薄薄的白色开襟羊绒衫，下身是简洁的蓝色牛仔裤。女孩下颌的柔软弧度及由此向后与整个下颌的完美衔接立马让彼德想起了古代油画手册中描述的完美弧线。接着，彼德的视线从她的下颌收回，转向女孩的耳朵。它们看起来小巧、粉嫩，让人忍不住想咬上一口。直挺的鼻子、漂亮的鼻头。上扬的额头宛似一只精致的瓷器，另外，彼德还注意到，她的皮肤平滑润泽，身材秀美颀长。

此时，年轻女子的头缓缓转向彼德一方，她在寻找安全带另一端的纽扣。她的双肩与纤腰构成的骨架曲线、浑圆的胸部、纤细修长的手指，这一切都足以使彼德深受触动。女孩抬起头朝彼德笑了笑。那感觉就仿佛是在清晨时分与灿烂的朝霞隔海相望，映衬着无限光辉。她的两只大大的眼睛犹如两颗璀璨的宝石镶嵌在鹅蛋形的漂亮脸蛋上，映射出耀眼的光芒！彼德抽动了一下嘴角的肌肉，夹带着一股暧昧的味道，他试图找到一种能够表示友好的方式。他料想自己的表情就像某人因突然闻到毒气而彰显出的那种惊惶失措。

女孩先是向彼德点点头而后转头看向别处，扣紧了自己的安全带。之后，她拿起一本厚厚的书开始阅读。这本书在她坐下之前就被

她扔在了座位上，只不过当时彼德没能看清书名，现在，他注意到，书的左侧明显厚过右侧，这说明她大概已经读到三分之二了。过了片刻，女孩把书合上，坐在那里注视着前方，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彼德看清了书的封面：《魔山》^①，托马斯·曼。

在从纽约飞往拉斯维加斯的飞机上与一个漂亮女子相邻而坐是一回事，若她正在看的书是《魔山》并且已经看到第500页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彼德开始在心里悄悄地分析。假设你见到与你邻座的女子正在读一本关于描写天使的书，那么你就该迅速明白：这个女孩走进你生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如果那个女孩看的是一本值得仰慕，但却本质空洞，抑或是一本痛苦的，让人毕生难忘的回忆录，又或者说是由一个被过度高估又风靡一时的英国小说作家的一本新作，那么这个年轻女子也没有任何值得被期望的价值了，因为最不堪的可能性就是：你将会和一个自以为很聪明的女子开始攀谈；与此同时，如果她正在读一本能够极度展现她聪明睿智的书，例如，一本计算机科学杂志——那么你也没有必要与她对话了，因为她将是那种令人生畏的人。总而言之，几乎所有阅读题材都可以让一个自作聪明的男人理智地说服自己说，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不要再费尽心思企图在接下来的五个小时的航程中与邻座的女子谈话，虽然这绝非是出于怯懦。当然，除了托马斯·曼撰写的那本《魔山》——没错，就是邻座女子手里的那本。那是一本相当严肃的书，但绝不适合那些因自作聪明而沾沾自喜的人，这类人更愿意看那些难度更大又相对没那么浓重色彩的东西。一个手捧《魔山》的女子，一定是那种聪明的、有耐心的，并

^① 译者注：《魔山》（原文：Der Zauberberg），作者托马斯·曼，执笔于1912年，发表于1924年。

且对古灵精怪的想法颇感兴趣的人，她们中绝大多数人是传统的。这本书恰巧是彼德至今看过的唯一一本德文长篇小说。

彼德开始窃喜。毫无疑问，他曾经的一切梦想和渴望都将有可能在这架飞机上化作现实：与邻座的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坠入爱河——他有点儿受宠若惊了。他为这种曾有过无数次的渴望而激动不已，却又担心在这唾手可得之际因自己的无力前行而错失良机。如果他不能找到一种与这个女子的正确的交流方式从而让她对自己心生爱慕的话，他想他会杀了自己的。此刻，飞机已经开始慢慢滑行，引擎发出很大的声响，它即将穿梭于茫茫云海之中。对于彼德来说，在接下来五个小时的时间里，任何事情将不会再改变。

彼德的思绪在一成不变的时间幻影中伸展，乘务员走过来递给他一杯饮料和一小包饼干，他扬起嘴角微笑。然而，尽管惯性如此，无数的势力量却在这个环境内聚集。即使还没有与她说一个字，彼德已经确信， he 可以与旁边这位年轻女子共度美满幸福的余生。

彼德之所以这样认为，还缘于女子举手投足间的每一个细节：她双手捧书的方式，她头部倾斜的角度，她双唇轻抿的样子……所有的这一切，都足以证明她的温婉、贤淑、学识、优雅、风趣，以及对爱的包容。在他之前接触过的所有女性当中，多半经过深入了解的，却不能让他感到快乐的女子，都不及与她见面这30秒或者更短。现在，他听到理智的情感之音启示他：他对这个年轻女性的所有假设都是基于一种“幻想”。真正的生活，真正的婚姻，包含对一个真实人物的所有缺点和个别需求的认可和接纳。那会涉及到贷款的偿付问题，也无可避免要经历即使再疲惫也要做饭的问题。他又偷望了她一眼，脑海中幻想着握在她拇指和食指间的签字笔正在填写一张偿还贷款的支票，双手利索地就像震惊世界的远古机器一样为他端上秀色可餐的饭

菜。

因此，正如我们所见，无论这个场景看起来多沉闷，无数力量却凝聚在飞机舱内。力量，无穷尽的力量！彼德知道只需最起码的努力，就有可能改变现状，为自己的生活和幸福鸣奏新的乐章。仿佛整个机舱内布满了强大的浪漫气息，只需要一点星星之火即可将其热情点燃。

那把“星星之火”到底怎么点起来呢？彼德开始计划。他不是那种很容易就能和陌生人搭上话的人。他最要好的朋友就可以做到在看电影时与一个女孩对视、微笑，且会若无其事地说一些类似于“那么，你觉得这部戏有他的上一部戏好吗？”之类的话。然后，他们可能会双双离开。而彼德，那个时候，虽然很期待与那个女孩的朋友说话，也只会远远地站在一边。

年轻女子轻叹了口气，在座位中缓缓地动了下身，身体稍微舒展了些，抬头仰望。彼德觉得他期盼已久的时刻到来了。他可以侧过头去询问：你为什么去拉斯维加斯呢？这句话在他头脑中不断地回旋，就像老虎的爪子不小心碰到黄油在上面不停地打转。“你为什么去拉斯维加斯呢？你为什么去拉斯维加斯呢？”这些反复的默念几乎让他头晕。谁料想，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的确很意外。彼德没有幻听倾向，但是他感觉他确实听见有个清晰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你为什么去拉斯维加斯呢？”他几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噢，不好意思，”他听见一个温和的女中音，“我不是故意吓到你的。我只是好奇，你为什么去拉斯维加斯呢？”这个年轻女子正在和他说话，彼德凝视着她脸上那种温和友善的表情。他看到了之前未曾注意过的，她的唇部与鼻子之间浅凹的线条如何与下颌漂亮衔接。现在是他说些什么的时候了。

终于，彼得从口中蹦出一个词：“工作”，却还因为紧张而略显得含糊不清。接下来，他准备迎接那些不可避免的问题：你做什么工作？新浪潮、西部爵士钢琴师、调酒师……不，他将会告诉她，自己工作在华尔街的一家公司，在公司的财务部门——因此可以推断这是一个在飞往拉斯维加斯的飞机上最有可能遇到的枯燥无聊的人。公司财务。我的上帝。你看，现在我们正在为一个中型银行发行一些可转换债券……实际上，这其中也有令他感兴趣的一面，但是他不认为一般的大众，更别提那些漂亮的女性会对这类话题感兴趣。他将会告诉她他做了什么，然后剩下的4小时零50分钟将会在彼此的沉默中虚度。

然而，女孩并没有询问他的工作，反而问道，“你喜欢拉斯维加斯吗？”

又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彼德知道人们对于拉斯维加斯的普遍评价都带有轻蔑的态度。即便如此，他却不能因为这些而随行就市地再去抨击这个地方。那样的话，就像一个无聊的人迫切地企图对一匹已经扬尘狂奔的快马再加一鞭。然而，他又不能真正地说喜欢拉斯维加斯。赞成或反对？滑稽或严肃？好的或坏的？彼德在这些可能的答案中来回切换并且最终得出了一个巧妙的合成答案：“拉斯维加斯……还可以吧。”

如此零距离地看着这位年轻女子可爱的脸庞使彼德不禁感到内心荡漾。但是，两个近乎单调的回答并没有激发他们进一步的对话。彼德感觉自己正在失去她。于是他接着上面的问题说：“我觉得我并不是很了解它，我猜你一定经常开车。”这像是很好的谈话内容！他继续着，“我知道那里有相当多的年轻电影明星住在老明星的房子里并且不惜花费巨额购置上世纪30年代的法式家具，但那并不是我所看到